

NOVOLAND. THE DYNASTY OF ASSASSIN

江南作品

WRITTEN BY RICHARD Z. YANG

# 九州 刺客列传

在鬼魂敲钟的十四年里，在无间受难的地狱里，我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爱你。

九州志

THE LEGEND OF NOVOLAND

---

NOVOLAND. THE DYNASTY OF ASSASSIN

刺客王朝·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客王朝·葵/江南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80173-962-9

I. ①刺… II. ①江…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5532号

## 刺客王朝·葵

作 者 江 南

责任编辑 李 璞

特约监制 甄煜飞

特约编辑 罗四维、徐岩、阎菁华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18印张 338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62-9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目 录

## CONTENTS

---

历史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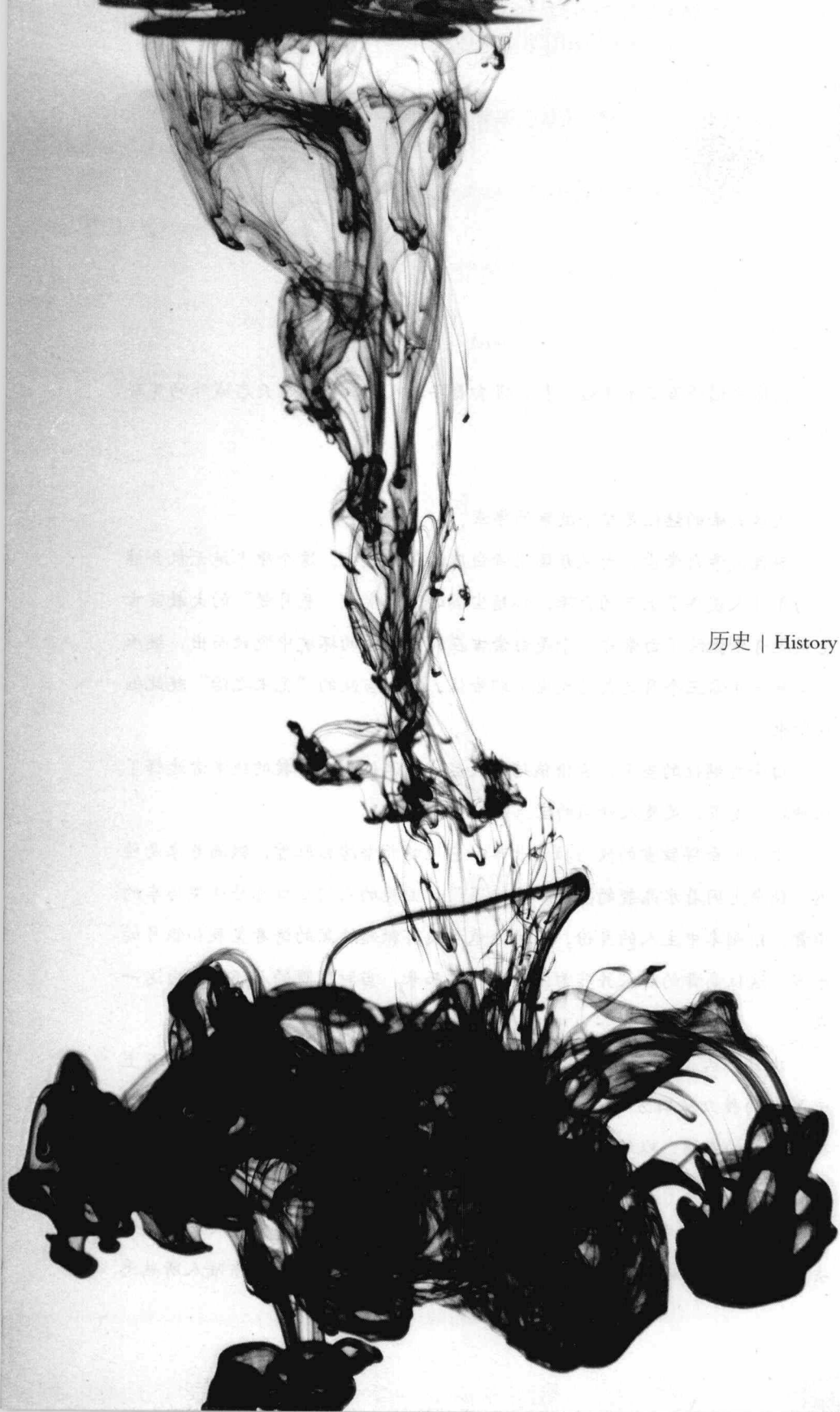
| 001

葵花白发抄  
The White-Hair Yaksha

| 009

晚雪浓情抄  
Prequel

| 211



历史 | History



大胤立国两百三十年后，葵花吸食着年轻人的血盛开在天启城外的荒野中。

胤匡武帝的继位是整个故事的序章。

胤匡武帝白崇吉，大胤开国皇帝白胤的第九代孙。这个原本绝无机会继位的年轻人获得了上天的青睐，超越尘俗的隐秘宗教“辰月教”的大教宗古伦俄把青眼抛给了白崇吉。于是白崇吉在群狼围伺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继承了空悬一年零三个月之久的大胤王朝帝位，宦官当政的“无王之治”就此彻底结束。

白崇吉继位的当天，古伦俄踏入天启城。这位秘密宗教的执掌者选择了从神坛上走下，足履人世间的尘土。

十二匹白得胜雪的攸马拉着长车，它们的长鬃洁白胜雪，飘洒着像是丝绸，独角上闪着水晶般的微光。天启城门口围观的人们交口称赞这架马车的华贵，猜测车中主人的身份，而古伦俄却没有掀起漆黑的绣着星辰和银月的车帘。这位高贵的羽人并非为了爱与平安而来，当时围观的人还不明白这一点。

次日，古伦俄被奉为国师，十二个月后，辰月教被尊为国教。成百上千黑衣的教众从四方向着帝都天启汇聚，他们高举着辰月的黑幡，面前低垂着飘摇的兜帽，以绝对的沉默经过大街小巷，最后无一例外地去向了“天墟”。

这是皇帝为古伦俄新起的神宫，宫门永远敞开，可是没有人敢于走进去。越过围墙可以看见这座神宫用巨大的石块堆垒而成，不是东陆人所熟悉

的建筑风格，雄伟的中央祭坛刺向天空，像是平地拔起的小山。

随后“天墟”的“教旨”俨然以高于圣旨的威严和数量向着全国各地颁布。诸侯们意识到帝都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经过短暂的对抗之后，楚卫、淳、唐这三大强国本着对于皇室的忠诚接受了大教宗的教旨，君主们率先宣布接受辰月的教义。而剩下的诸侯国也只剩一一归附。

诸侯们的退让换来了六年的表面平静，可战火却没有一刻停息。

六年中，诸侯间发生了大量的冲突，率先归附辰月的三大强国获得了大教宗的恩宠，其余诸国稍有违逆，立刻有教旨命令附近的大诸侯起兵征讨。通常直到强国兵临小国都城之下，小国国主呈来痛不欲生的悔过奏折，大教宗才会下旨休战，而已经被夺取的城池、人口和资货都归于勤王的强国所有。三大强国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就在人们以为东陆诸侯国的格局将演化为三大诸侯国时，北陆传来惊人的消息，一直处于频繁的内战中的蛮族诸部中出现了一位绝世英雄。逊王阿堪提，这个甚至没有姓氏的奴隶崽子骑着他的骏马，带着他仅仅七千人的子弟逼迫蛮族所有部落坐下来一起说话，蛮族诸部在阿堪提的战刀下一起跪倒，表示尊奉共同的祖先盘踞天神，从此诸部落世代为兄弟。

阿堪提整顿了自己的后方后，立刻带着轻骑兵南渡，海潮流向的变化使得天拓海峡这个天堑变得水流平缓，阿堪提甚至获得了羽人提供的木兰长船，有人传闻掌握了羽族命运的大祭司古风尘和阿堪提是亲如兄弟的敌人。

东陆人面对骑在矮马背上的蛮族轻骑兵，陷入了绝望。这些生活在马背上的人可以数十日不下马地征战，他们的马不挑草料，随处可以获得补给，而他们自己用弓箭狩猎获得食物，根本不需要辎重跟随。他们也不攻城略地，他们迅速地绕过城市直击富饶的村镇，夺走他们的粮食和器物，杀死全部的男人们，凌辱无助的女子。

最后，一个孤身突进的蛮族轻骑出现在天启城墙下，这个一辈子生活在茫茫大草原上的蛮子呆呆地看着面前雄伟的都城，惊讶得合不拢嘴。而城墙



上的大胤士兵也傻了，大胤的历史还上从未有蛮族人杀到帝都的事发生过。大教宗古伦俄沉默地走出了天堑，登上城墙。他遥遥地和那个蛮子对视了一会儿之后，从黑袍下伸出苍白的手，接过教徒递来的黄杨木弩，准确地射死了那个蛮子。

这是大胤王朝对于蛮族的正式宣战。

唐国和楚卫国迅速接到教旨，集合了最强的兵力越过阳关的屏障，直扑北方，在中州高原上与奋勇抵抗蛮人半年之久的淳国铁骑兵汇合，三国强兵试图一举歼灭入犯的蛮族轻骑。可谁也没有预料到，就在决战的前夜，蛮族轻骑准确地摸索到了设在长场川隐秘处的中军主帐，一举歼灭了包括楚国公白麓山和淳国公教休在内的精英将领，唯有没有入睡的唐国公百里冀以自己两个儿子的牺牲为代价，逃脱了青阳部鬼弓的长箭。

百里冀是隐忍而英伟的人物，清楚在这种时候不宜再图谋进攻。此时的淳国境内只有都城毕止凭借着高大的城墙尚能却敌，小城池里人人都是惊弓之鸟，神出鬼没的蛮子拉着角弓躲在城外暗处，射杀敢于踏出城门的人。百里冀决定引兵退出淳国国界，向着天启城进发，在帝都城下守住东陆的心脏。

而百里冀又一次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所有的蛮族精兵都接到了命令，悄悄地从四面八方向他逼近，一张围捕他的网已经张开。就在百里冀的奏折送到皇帝座前，请求背靠天启城墙陈兵防御的时候，蛮族人的进攻开始了。措手不及的百里冀陷入了苦战，请求天启开城，放入溃败的三国军士。

古伦俄再次出现在城头，依旧接过了教徒递上的黄杨木弩，连续三箭射在百里冀面前，断了他的退路。天启城的城门死锁不开，而忠勇将士的鲜血渐渐地漫过了百里冀的脚面。这个忠诚的诸侯和悲愤的英雄终于明白他和他所征讨的那些小国一样，不过是大教宗手中的棋子，一个棋子吃掉另外一个，而第一个棋子终究也不免被牺牲掉。

他不能救他的将士，也不能守卫他的帝都，于是愤怒地指天发誓，百里

氏的子孙即使只剩最后一人，即使手里只有最后一枚钉子，也要钉在古伦俄的喉咙里杀死他。然后百里冀横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他的尸体在战场上站了一天一夜之久，最后蛮族的马队里走出了小个子的男人，轻轻一手推倒了他。有人说那便是逊王。

奇怪的是，蛮族人并未趁胜攻城，他们悄无声息地退去了。

传闻这根本是一场交易，古伦俄以东陆精英军队的战死，换来了逊王的退却，也换得了辰月教的绝对权力。

这时的九州像是一局诡异的棋，对弈的是古伦俄、古风尘和逊王三人，然而对弈的人，死得却并不比他的棋子慢。半年之后，逊王死在了北陆，死在了蛮族人自己的刀下。而羽族大祭司古风尘也奇怪地失去了踪影。

仅剩的是大教宗古伦俄。他的教旨和忠于他的徒众依旧横行在东陆的土地上，失去君主的三大诸侯国同时迎来了天墟的使者。继承人已经被大教宗选好了，三国没有选择，三个傀儡被扶了起来，雄才伟略的贵族子弟被软禁起来。楚卫白氏、唐国百里氏、淳国教氏，这些尊贵的家族甚至连自己的部队都不能轻易调动了，复仇成为奢望。

而后出现的人没有让百里冀失望，他最小的儿子百里恬，这个孱弱的年轻人在宗族的大会上站了起来。他说我的父亲说，即使最后一个百里氏的子孙拿着一根钉子，也要把古伦俄钉死在天启的城墙上，我们没有了战刀，可是我们可以求助于阴影里的钉子！

随后的史实是模糊的，但是所有人都相信百里恬抛下贵族的尊严求助于东陆最可怖的影子组织“天罗山堂”。这个豢养了最优秀的杀手、存在于阴影里的权力组织对百里恬表示了认可，于是近百名优秀的天罗杀手潜入帝都，几个月之间帝都变成了屠场，无数天墟的高位教徒被杀死在黑夜中。

杀手，这是百里恬唯一能找到的钉子。尽管只有一点点锋刃，但是配合着百里冀死前的怨毒和仇恨，足以要了辰月教的命。

大教宗并没有屈服，早已组建的、属于辰月教的武装“绥卫”正式出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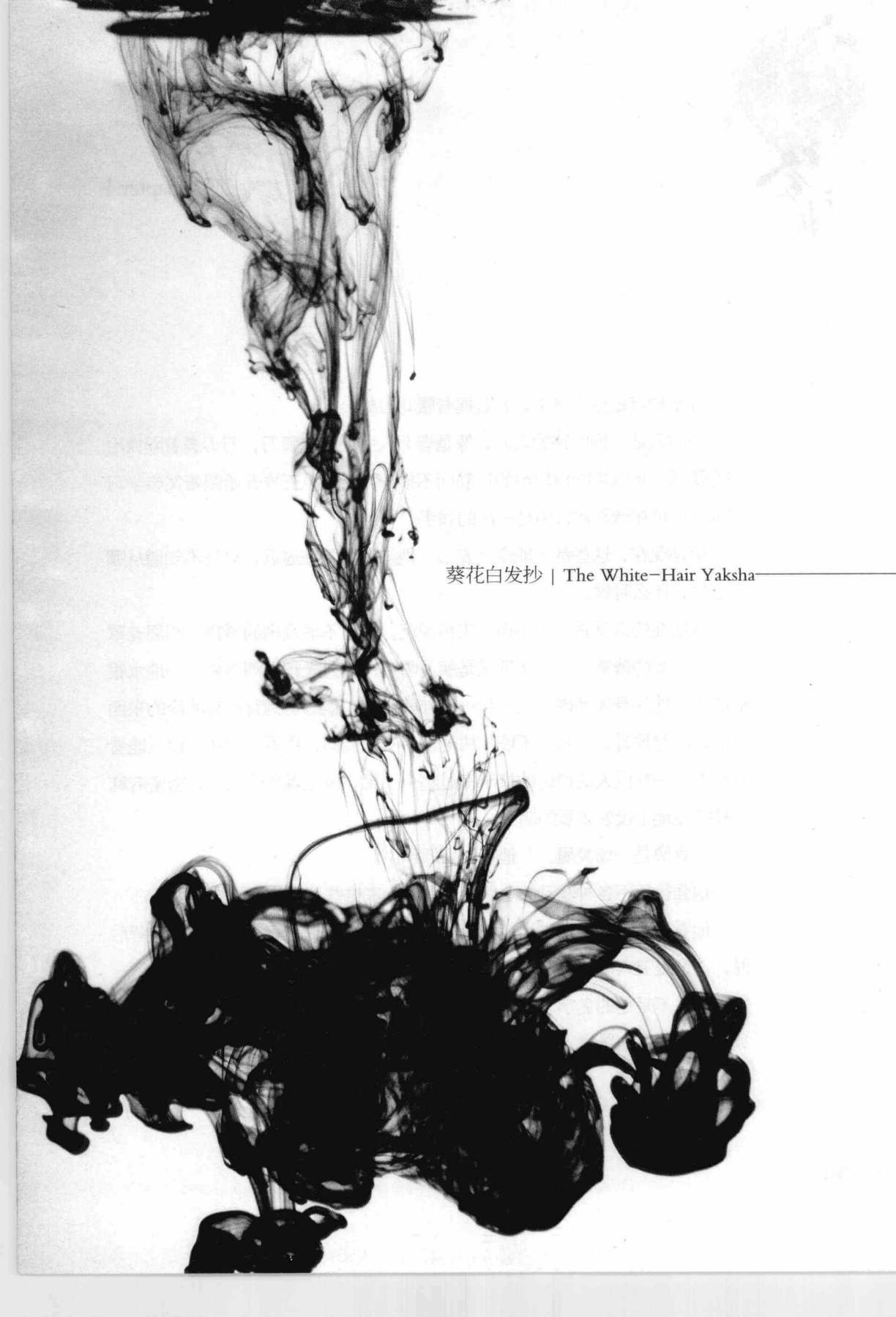
了。双方在天启城的夜幕下进行着残酷的绞杀，缇卫们掌握了杀人的许可和人数的优势，而天罗杀手们拥有更加精巧的技术。双方的绞杀蔓延开来，很快，原本不属于天罗的流浪武士被巨额的金钱收买为杀人者，而缇卫们也把队伍扩充到了近乎军队规模的七个卫所。

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愈演愈烈，传说诸侯们正在密谋联合，要推翻大教宗的统治，又有人说大教宗已经和北陆的新大君吕青阳达成协议，要一同拔起诸侯的残余势力。但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双方手里都不掌握优势的兵力，还无力在正面战场上兴兵挑战，而要依赖残忍隐秘的“杀手战争”先行耗损对方的斗志，为自己争取时间。

这场杀手战最后席卷了几乎所有权力组织，夜幕下的天启城里，奔行着黑影和血淋淋的鬼魂。



在鬼魂敲钟的十四年里，  
在无间受难的地狱里，  
我所做的唯一的事，  
就是爱你。



葵花白发抄 | The White-Hair Yaksha



## Chapter.1

陈重独自走在黑暗中，紧紧握着腰间刀柄。

他的刀是一柄修狭的弯刀，像是晋北人所用的窄弧刀，刀刃裹着陨铁冶炼的硬钢，足以斩断拇指粗的铁筋而不损分毫。他从五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刀术，自负在帝都武官中是一流的强手。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能令他安心。他知道危险在逼近，只是不知道从哪个方位，什么时候。

他所在的似乎是一条小街。夜色深沉，他看不清周围的景物，四周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里。可头顶又是朗月晴空，星月光辉倾泻下来，一地水银般的亮。他的身体僵硬，正一步一步向前挪动。他感觉到背后有冰冷的东西刺着他的脊椎骨，可是 he 不能加快速度，不能转向，更不能回头。他只能看着前方，一株巨大的樟树的枝干横过整个小街，像是森严的大门，密密麻麻的枝叶在地上投射浓重的阴影。

“真像是一场梦魇。”他在心里低声说。

他强行压下各种骚动的念头，像是怕心底这些悄声的话被人听见。

他看着自己的脚踏进了樟树投下的阴影中，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是缙卫六所都尉洛河山洛大人么？”

那并不是他的名字，可是压在身上的重负忽然解脱了。陈重终于能够转身，看见背后的景物，和一个站在矮墙阴影中的人。

是他在问话。

“是我，你们终于还是来了！”陈重脱口而出。

“缇卫所的人，早该想到这样一天吧？”站在阴影中的人声音低沉，却不苍老，冷冰冰的不带丝毫感情，“拔你的刀。”

“天罗也不杀不拿武器的人么？”

“不拔刀我也会杀你。”

“你为什么不过来？”

“我如果动手你更没有机会。”

“狂妄！”陈重听见自己喉咙中挤出来的暴喝，他猛地矮身，肩膀微侧，按住了自己的佩刀。

对方没有动，他的身体忽然凝固了，变得像是石头。

两人默默地相对，空气中只有一个叮叮当当的声音，细碎伶仃。那个声音来自陈重的佩刀，佩刀的刀镡中有个小小的空腔，里面有一粒中空银珠，佩在身上行走的时候，银珠撞击着空腔，会发出优雅清越的声音。陈重第一次发现这个华丽的设计是何等愚蠢，叮叮当当的声音暴露了他的畏惧，他的手在抖，一阵一阵的，像是随时会失去力量。

“喝呀！”陈重吐气发声，想要强行镇住自己的手和心，“来呀！”

对方依然没有动，沉默地站在黑暗里，陈重竭力瞪大眼睛，可是看不清对手的面容。

不知过了多久，街上起了细风，头顶的樟树一叶飘落。

对手终于动了，他走出阴影，逼近了陈重。他的步伐并不快，不带什么压力，平平淡淡的如同散步。陈重竭力想看清他容貌的一丝半点，可是对方略低着头，也不看他，于是长而散乱的头发把一切都遮了起来。

那头发在月光下亮白如银！

银珠在空腔里疯狂地跳动，声音越来越紧，像是陈重的心跳。

风势大了起来，漫天樟叶翻滚着下坠，对方的步伐仍旧不紧不慢。当一片叶子从陈重眼前斜斜滑过的瞬间，他听见了金属破风的声音。那声音锐利得像是足以贯穿脑颅。



树叶落地，陈重看见眼前有金属光芒极快地一闪。

他觉得双眼木木地痛了一下，然后眼前完全黑了下去，整个身体后仰，沉重地倒地。

他知道自己死了，他死的时候那个孩子距离他至少还有三丈，那件武器从他的两眼中间直贯进去从后颅穿出。而他的刀还在鞘中，他没有拔刀的机会。

孩子说对了，他先动手，结局根本没有悬念。

寂静。

陈重听见了清亮亮的水滴声，眼前微微亮了起来，能看见周围的景物了。他微微喘息了一下，侧头看着旁边的同伴。他的同伴和他一样跪在高台下，恭谨地按着刀柄。

陈重打量自己腰间的刀，那是一柄沉重的铁刀，刀头厚重，适合在战场上劈开甲冑，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刀锷并没有空腔和银珠。

他们所在的是一间巨大的殿堂，中央是九层高台，四周环绕着十二具濯银铸造的人像，每个均是站立，手捧银盘，大殿穹顶上落下的水滴准确地打在银盘里，发出清亮的滴答声。声音有先有后，混杂起来像是一场微微细雨。

九层高台是以纯黑色的玄武岩垒起的，像是一个巨大的尖锥突起，指向穹顶。而穹顶的高度更胜高台四五倍，上面以濯银嵌成三大主星、九大辅星和漫天的几乎所有星辰。随着时间，整个穹顶以北天极为轴心，缓慢地旋转，对应着真实的星空。

高台最顶上端坐的白衣人收回了手。他的手原先按着木匣中那颗瞪大眼睛的头颅。头颅的双眼之间有一道创痕，直贯入脑，和脑后的创痕相通。

“真是绝丽的刀术啊，天罗的刺客。”白衣人的声音高寒冷漠，“你们都看见了么？”

“都看见了，只是依旧看不清他的相貌。”陈重和他的同伴齐声回答。

“教中的秘术可以复读新死头颅的记忆，天罗的刺客们知道。他们总是避讳露出面容，就算在即将被杀的人面前。他们是生活在黑暗里的鼯鼠，永远不愿意暴露在阳光下。”白衣人说。

“天罗已经对缇卫伸出了手，就得想办法。”白衣人沉默了一会儿说，“‘白发鬼’，那个刺客，我希望能尽快看见他落网。天启城里关于白发鬼杀人的故事已经流传得太多了，无知的人把他看做妖鬼之流，说只要被他盯上，一定逃不脱，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杀死他，因为他本就是一个鬼魂。如此下去，风声鹤唳，不是办法。我们要有些行动来振作信心。”

“是！”高台下的两个人齐声回答。

出了观象殿，重新走到阳光下，陈重深深吸了口气。他身边的同伴停下脚步，摸出腰间的手帕擦了擦汗。刚才他大约是强行忍汗，这时候放松下来，汗水大滴大滴地涌出。

“我以为晋安你胜过我的。”陈重笑笑。

“我在缇卫的资历比不过子仪兄，初次面见大教宗，能忍住不出丑已经满足了。”七卫长苏晋安微笑着回应。

苏晋安是一个瘦高的中年人，大约三十岁出头，瘦削的面颊乍看起来说不上漂亮，可是一笑起来，淡淡的一抹胡须让他看起来落拓随和。陈重和苏晋安同级，是缇卫五卫长，资历还要老一些，却并不太知道这位同僚的过去，只是隐约听他自己说来自晋北的八松城，以前是个低阶的小军官，曾经流浪过很多的地方。天启城里只有苏晋安叫他子仪兄，因为陈重闲来无事喜